

浮生六記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六版

新式標點 浮生六記 全一冊 定價大洋三角

不准  
照樣  
翻印

著作者 沈復三白

出版者 大中書局

分局 南京花牌樓  
杭州羊頭山 大中書局

分發行 各省各大書局

總發行所 上海 大中書局

白克路九  
里七號

# 管題詞

劉樊仙侶世原稀，瞥眼風花又各飛。贏得紅閨傳好句：「秋深入瘦菊花肥。」  
(君配工詩，此其集中遺句也。)

烟霞花月費平竟，轉覺閒來事事忙。不以紅塵易清福，未妨泉石竟膏盲。  
坎坷中年百不宜，無多骨肉更離披。傷心替下窮途淚，想見空江夜雪時。  
秦楚江山逐望開，探奇還上粵王台。游蹤第一應相憶，舟泊胥江月夜杯。  
瀛海曾乘漢使槎，中山風土紀皇華。春雲偶住留痕室，夜半濤聲聽煮茶。  
白雪黃芽說有無，指歸性命未全虛。養生從此留真訣，休向榔嫗問素書。

陽湖管貽蓀樹荃

# 潘題詞

是編合冒巢民、彭梅齋、憶語，方密之、物理小識，李笠翁一家言，徐霞客、游記諸書，參錯貫通，如五侯鯖，如羣芳譜，而緒不蕪雜，指極幽馨，綺懷可以不刪，感遇烏能自己，洵離騷之外篇，雲僊之續記也。向來小說家標新領異，移步換形，後之作者幾於無可著筆；得此又樹一幟。惜乎卷帙不全，讀者猶有遺憾；然其悽豔秀靈，怡神盪魄，感人固已深矣。

僕本恨人，字爲秋士，對安仁之長簾，塵掩茵幃，依公瑕之故居，種尋藥草。（余居定光寺西，爲前明周公瑕藥草山房故址。）海天瑣尾，嘗酸味於蘆中；山水遨頭，騁豪情於花外。我之所歷，閒亦如君；君之所言，大都先我。惟是養生意懶。學道心遠，亦自覺闕如者，又誰爲補之歟？浮生若夢

·印作珠摩；（余藏犀犀角圓印一，鐫浮生若夢二語。）記事之初，生同癸未；（三白先生於乾隆癸未，余生於道光癸未。）上下六十年，有鄉先輩爲我身作印證，抑又奇已。聊賦十章，豈惟三歎。

豔福清才兩意諧，賓香閣上門詩牌。深宵同啜桃花粥，剛識雙鮮醬味佳。琴邊笑倚鬢雙青，跌宕風流總性靈。商略山家栽種法，移春檻是活花屏。分付名花次第開，膽瓶拳石伴金罍。笑他瑣碎板橋記，但約張魁清早來。曾經滄海難爲水，除卻巫山不是雲；守此情天與終古，人間鴛牒只須焚。疊起家庭劇可憐，幕巢飛燕影淒然。呼燈黑夜開門去，玉樹枝頭泣杜鵑。梨花顚顚月無聊，夢逐三春盡此宵。（三白於三月三十日悼亡。）重過玉鉤斜畔路，不堪消瘦沈郎腰。

雪暗荒江夜渡危，天涯莽莽欲何之？寫來滿幅征人苦，猶未生逢兵亂時。鐵花巖畔春多麗，銅井山邊雪亦香；從此拓開詩境界，湖山大好似吾鄉。眼底烟霞

付筆端，忽耽冷趣忽濃歡，畫船燈火層寮月，都作登州海市觀。便做神仙亦登聞，金丹苦鍊幾生慳。海山聞說風能引，也在虛無縹渺間。

同治甲戌初冬，香禪精舍近僧題。

# 楊序

浮生六記一書，余於郡城冷攤得之，六記已缺其二，猶作者手筆也。就其所記推之，知爲沈姓號三白，而名則已逸，徧訪城中無知者。其書則武林葉桐君刺史，潘麐牛茂才，顧雲樵山人，陶芭孫明經諸人，皆閱而心醉焉。弢園王君寄示陽湖管氏所題浮生六記絕句，始知所亡「中山紀歷」蓋曾到琉球也。書之佳處，已詳於麐生所題。近僧卽麐生自號，并以「浮生若夢爲歡幾何」之小印，鈐於簡端。

光緒三年七月七日，獨悟庵居士楊引傳識。

# 王跋

予婦兄楊魁補明經曾於冷攤上購得浮生六記殘本，筆墨間纏綿哀感，一往情深，於伉儷尤敦篤。卜宅滄浪亭畔，頗擅水石林樹之勝，每當茶熟香溫，花開月上，夫婦開尊對飲，覓句聯吟，其樂神仙中人不會也。曾幾何時，一切皆幻。此記之所由作也。予少時嘗跋其後云：『從來理有不能知，事有不然，情有不容已。夫婦準以一生，而或至或不至者，何哉？蓋得美婦非數生修不能，而婦之有才有色者輒爲造物所忌，非寡卽夭。然才人與才婦曠古不一合，苟合矣卽寡夭焉何憾！正惟其寡夭焉而情益深；不然卽百年相守亦奚裨乎？嗚呼！人生有不一遇之感。蘭社有零落之悲。歷來才色之婦，湮沒終身，抑鬱無聊，甚且失足墮行者不少矣，而得如所遇以天者，抑亦難之。乃後之人憑弔，或嗟其命之不辰，或

悼其壽之弗永，是不知造物者所以善全之意也。美婦得才人，雖死賢於不死。彼庸庸者即使百年相守，而不必百年已泯然盡矣。造物所以忌之，正造物所以成之哉？』願跋後未越一載，遽賦悼亡，若此語爲之識也。是書余惜未抄副本，旅粵以來時憶及之。今聞魁輔已出付尊聞閣主人以活字板排印，特郵寄此跋，附於卷末，志所始也。

丁丑秋九月中旬，松北玉飢生王韜病中識。

# 目次

|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|----|
| 管題詞     | 一  |
| 潘題詞     | 一  |
| 楊序      | 一  |
| 王跋      | 一  |
| 第一 閨房記樂 | 一  |
| 第二 閒情記趣 | 二七 |
| 第三 坎坷記愁 | 四一 |
| 第四 浪游記快 | 六五 |

# 浮生六記

蘇州沈復三白著

## 第一 閨房詎樂

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，正值太平盛世，且在衣冠之家，居蘇州滄浪亭畔，天之厚我可謂至矣！東坡云：「事如春夢了無痕，」苟不記之筆墨，未免有辜彼蒼之厚。因思關雎冠三百篇之首，故列夫婦於首卷；餘以次遞及焉。所愧少年失學，稍識之無，不過記其真情實事而已。若必考訂其文法，是責明於垢鑑矣。

余幼聘金沙于氏，八齡而夭。娶陳氏。陳——名芸，字淑珍，舅氏心餘先生女也，——生而穎慧，學語時，口受琵琶行即能成誦。四齡失怙；母金氏，弟克

昌，家徒壁立。芸既長，嫻女紅，三口仰其十指供給，克昌從師修脯無缺。一日，於書簾中得琵琶行，挨字而認，始識字。刺繡之暇，漸通吟詠；有「秋侵入影瘦，霜染菊花肥」之句。余年十三，隨母歸甯，兩小無嫌，得見所作，雖嘆其才思雋秀，竊恐其福澤不深。然心注不能釋，告母曰：「若爲兒擇婦，非淑姊不娶。」母亦愛其柔和，卽脫金約指締姻焉。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。

是年冬，值其堂姊出閣，余又隨母往，芸與余同齒而長余十月，自幼姊弟相呼，故仍呼之曰淑姊。時但見滿室鮮衣，芸獨通體素淡，僅新其鞋而已。見其繡製精巧，詢爲己作，始知其慧心不僅在筆墨也。其形削肩長項，瘦不露骨，眉彎目秀，顧盼神飛；唯兩齒微露，似非佳相。一種纏綿之態，令人之意也消。索觀詩稿，有僅一聯，或三四句，多未成篇者。詢其故，笑曰：「無師之作，願得知己堪師者敲成之耳。」余戲題其籤曰「錦囊佳句。」不知天壽之機，此已伏矣！

是夜送親城外，返已漏三下，腹肌索餌，婢嫗以棗脯進，余嫌其甜。芸暗牽余袖，隨至其室，見藏有煖粥并小菜焉。余欣然舉箸，忽聞芸堂兄玉衡呼曰：『淑妹速來！』芸急閉門曰：『已疲乏，將臥矣。』玉衡擠身而入，見余將吃粥，乃笑睨芸曰：『頃我索粥，汝曰「盡矣？」乃藏此專待汝壻耶？』芸大窘避去。上下譁笑之。余亦負氣，挈老僕先歸。

自吃粥被嘲，再往，芸卽避匿，余知其恐貽人笑也。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花燭之夕，見瘦怯身材，依然如昔。頭巾旣揭，相視嫣然。合卺後，並肩夜膳，余暗於案下握其腕，煖尖滑膩，胸中不覺怦怦作跳。讓之食。適逢齋期已數年矣，暗計吃齋之初，正余出痘之期，因笑謂曰：『今我光鮮無恙，姊可從此開戒否？』芸笑之以目，點之以首。

二十四日爲余姊子歸，廿三國忌不能作樂，故廿二之夜卽爲余姊款嫁，芸出

堂陪宴。余在洞房與伴娘對酌，搏戰輒北，大醉而臥；醒則芸正曉裝未竟也。是日親朋絡繹，上燈後始作樂。廿四子正，余作新舅送嫁。丑末歸來，業已燈殘人靜；悄然入室，伴嫗盹於床下，芸卸裝尚未臥高燒銀燈，低垂粉頸，不知觀何書而出神若此。因撫其肩曰：『姊連日辛苦，何獨孜孜不倦耶？』芸忙回首起立曰：『頃正欲臥，開櫥得此書，不覺閱之忘倦。西廂之名聞之熟矣，今始得見，真不愧才子之名，但未免形容尖薄耳。』余笑曰：『唯其才子筆墨，方能尖薄。』伴嫗在旁促臥，令其閉門先去。遂與比肩調笑，恍同密友重逢。戲探其懷，亦忤忤作跳，因俯其耳曰：『姊何心春乃爾耶？』芸回眸微笑。便覺一縷情絲，搖人魂魄；擁之入帳，不知東方之既白。

芸作新婦，初甚緘默，終日無怒容，與之言，微笑而已。事上以敬，處下以和，井井然未嘗稍失。每見朝曦上窗，卽披衣急起，如有人呼促者然。余笑曰：

『今非吃粥比矣，何尙畏人嘲耶？』芸曰：『曩之藏粥待君，傳爲話柄。今非畏嘲，恐堂上道新娘嬾惰耳。』余雖戀其臥而德其正，因亦隨之早起。自此耳鬢相磨，親同形影，愛戀之情，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。

而歡娛易過，轉睫彌月。時吾父稼夫公在會稽幕府，專役相近，受業於武林趙省齋先生門下。先生循循善誘，余今日之尙能握管，先生力也。歸來完姻時，原訂隨侍到館；聞信之餘，心甚悵然。恐芸之對人墮淚，而芸反強顏勸勉，代整行裝，是晚但覺神色稍異而已。臨行，向余小語曰：『無人調護，自去經心！』及登舟解纜，正當桃李爭妍之候，而余則恍同林鳥失羣，天地異色。到館後，吾父卽渡江東去，居三月如十年之隔。芸雖時有書來，必兩問一答，半多勉勵詞，餘皆浮套語，心殊怏怏。每當風生竹院，月上蕉牕，對景懷人，夢魂顛倒。先生知其情，卽致書吾父，出十題而遣余暫歸，喜同戍人得赦。登舟後，反覺一刻如

年。

及抵家，吾母處問安畢，入房，芸起相迎，握手未通片語，而兩人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霧，覺耳中惺然一響，不知更有此身矣。時當六月，內室炎蒸，幸居滄浪亭，蓮居西間壁。板橋內一軒臨流，名曰「我取」，取「清斯濯纓，濁斯濯足」意也；檐前老樹一株，濃陰覆牕，人面俱綠，隔岸遊人，往來不絕；此吾父稼夫公垂簾宴客處也。稟命吾母，携芸消夏於此。因暑罷繡，終日伴余課書論古，品月評花而已，芸不善飲，強之可三盃，教以射覆爲令。自以爲人間之樂，無過於此矣。

一日，芸問曰：『各種古文，宗何爲是？』余曰：『國策，南華，取其靈快；犀衡，劉向，取其雅健；史遷，班固，取其博大；昌黎，取其渾；柳州，取其峭；廬陵，取其宕；三蘇，取其辯；他若賈董策對，庾徐駢體，陸贄奏議，取資

者不能盡舉，在人之慧心領會耳。」芸曰：「古文全在識高氣雄，女子學之，恐難入彀；唯詩之一道，妾稍有領悟耳。」余曰：「唐以詩取士，而詩之宗匠必推李杜。卿愛宗何人？」芸發議曰：「杜詩鍾鍊精純，李詩瀟灑落拓，與其學杜之森嚴，不如學李之活潑。」余曰：「工部爲詩家之大成，學者多宗之，卿獨取李，何也？」芸曰：「格律謹嚴，詞言老當，誠杜所獨擅；但李詩宛如姑射仙子，有一種落花流水之趣，令人可愛。非杜亞於李，不過妾之私心宗杜心淺，愛李心深。」余笑曰：「初不料陳淑珍乃李青蓮知己。」芸笑曰：「妾尚有啓蒙師白樂天先生，時感於懷，未嘗稍釋。」余曰：「何謂也？」芸曰：「彼非作琵琶行者耶？」余笑曰：「異哉！李太白是知己，白樂天是啓蒙師，余適字三白，爲卿壻；卿與「白」字何其有緣耶？」芸笑曰：「白字有緣，將來恐白字連篇耳。」（吳音呼別字爲白字。）相與大笑。余曰：「卿既知詩，亦當知賦之棄取，」芸曰